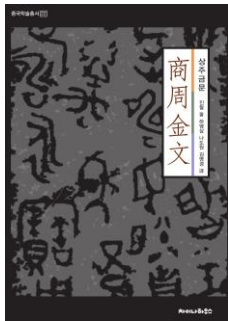


## 河永三(共譯)《商周金文》\*



(China House, 2011.6)

金文指的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一種文字。‘金’字本來指的是鑄造青銅器模具的‘青銅’。之後，青銅文明成為中國文明的特徵，青銅代表了全部的‘金屬’，‘金’字中也包含了‘鐵’的含義，漢朝以後指的是金屬中的極品‘黃金’。

眾所周知，中國的青銅時代大概始於西元前 2000 年的二裏頭文化時代，一直到西元前三世紀秦朝的鐵器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的夏朝形成到秦始皇統一天下這一階段就是中國的青銅時代。

十年前去世的中國考古學之父-哈佛大學的教授張光直(K-C Zhang, 1931~2001)曾經說過，中國的青銅器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與世界上別的青銅器時代不同，中國的青銅器的製造並不是用來提高生產力，而是把它用於拜神的祭器，用青銅鑄造出來的祭器把統治者的權力、政權統一、掌握權力合為一體。因此，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

\* 河永三，慶星大學 中文系 教授(ysha@ks.ac.kr)。

羅度垣，韓國漢字研究所研究員(down1120@naver.com)。

金玲敬，東義大學校 講師(ling72@hanmail.net)。

就是代表青銅時代的第一史料，有助於理解天子與諸侯，諸侯于官僚之間的關係以及統治階級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還有助於瞭解到當時以其為中心的社會現象，國際間的秩序等。

我們都知道，古代的漢字研究大體可以分成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和《說文解字》的研究。1899年在河南省安陽發掘出來的甲骨文受到萬眾矚目，最近一個世紀以來關於甲骨文古文字的研究占了主流，但是金文的研究不僅有著悠久的研究史，學問體系和豐富的研究領域，而且個別文字數量和可以作為材料的史料也十分豐富。迄今為止發掘出來的刻有銘文的青銅器就有2萬多件。

由於考古發掘而被發現的金文資料成為理解中國古代史的直接的第一手史料。正因為這些資料的重要性，金文的研究始於漢代，在宋代形成基本框架，經過清代直到現代，可以說是有著最悠久研究史的漢字學的一個分科。

但是也許是由於金文的龐大的資料，多樣的地域性，和悠久的研究歷史，關於金文的概論書籍和綜合性的研究書籍卻並不多。在中國，有1941年出版的容庚(1894~1983)的《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學報》專刊第17號;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和1963年出版的郭寶鈞(1893~1971)的《中國青銅器時代》，還有2008年出版的馬承源(1927~2004)《中國青銅器》(中央編譯出版社)等屈指可數。當然，郭沫若所著的《青銅時代》和張光直的《中國青銅時代》也很優秀，但是這些著作並不是對於金文本身的研究，而是側重于應用金文的社會史研究。日本白川靜的《金文的世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Edward L. Shaughnessy (1932~)的 *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也算是十分出色的金文研究書籍。

但是遺憾的是，除了中國以外漢字使用歷史最悠久的韓國連關於金文的概論書籍都沒有出版。幸運的是，最近全北大學的崔南奎教授出版了《中國古代金文的理解》(1~2)(新亞社，2009~2010)，此書雖然起到了金文概論書籍的作用，並通過一些重要金文的解讀幫助韓國讀者們理

解金文，但實際上還沒有一本綜合性的概論書籍。

此書就是在這種現實基礎上，打開局面，不僅有助於理解古代漢字的研究、中國文明和國家的形成過程，同時也助於韓國的古代史的研究而翻譯了這本書。和前面提到的有關金文和青銅時代的重要著作相比，這本書雖然由年輕的學者所著，但是我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充分起到概論書籍應有的作用。

首先詳細地整理了金文的研究目的、方法、意義和研究史等金文研究的基礎概念，作為金文研究的入門書籍起到了充分的作用。第二，金文的研究是基於青銅器的考古發掘，這本著書詳細介紹了最近的各種考古發掘資料，網羅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便於讀者總結最近發掘的金文資料和通過這些資料解決的歷史問題，指明了以後更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三，因金文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研究當時的社會史，龐大的金文資料如何史料化，展現商周時代的社會史的多樣性，在這一點上，有助於理解古代中國。第四，除了概論方面的問題，本書還深入探討商周時期的家族形態和政治等級制度，關於‘人方’的征伐，‘廟號’制度等商周社會性質的根本性的專門性的問題，為往後更加深入的研究做好了鋪墊。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除了青銅器的銘文以外，本書沒有討論青銅器的種類，圖案和有關青銅器的其他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並不成什麼問題，因為它完成了自己的目標。類似這樣的問題可以參照上述的容庚和張光直的著書。